

神刀大系



神刀喋血

台灣 ● 上官鼎著



黃山書社

● 神刀大系之四
(台)上官鼎 著

神刀喋血

黃山書社

第十四章 福祿壽喜 自許魯仲連

場上輸掉碼子的人，嘀咕着大罵武當無能。老民們議論紛紛，武當的老道們讓幾個小孩子放了血，場上已亂得像掀了蓋的螞蟥窩，各自奔走，兌換籌碼。

金陵寶局的曹二麻子，已輸得面色青白，一天之內千萬兩銀子泡湯了，看樣子要隨武當撤回漢口去，金陵已無他立足之地了。

福、畢兩老也輸掉四百萬兩，銀子不多，人却等於在金陵跌了一跤！

像他們這號人物，如何能善罷甘休，自認倒霉呢，當然得想辦法找回來！

場子散了，玉葉停在那里也存不住身子，只得離開。

有兩百多名隨員的江湖大豪，不是個小門戶能擺得出來的場面。

他們人手整齊，紀律嚴明，若有行動便雙雙對對，甚少落單，乃屬頂難纏的組合！恰在這時，金葉與十五兄

也忽忽赶回来复命。

石府主要首脑们已进入那十部车子组合而成的车垒中。

车垒是座小方城型，车顶支起一面大帐篷，内壁立有步帐吊幔，同一座大房子差不多，有甚秘密活动，外人是窃视不到的。

金叶将长白旧卷宗，那可疑的记载翻出来给沈瑶琴大姐斟酌，看对当年龙氏大变有无牵连。这册籍是“长白剑宗”萧天池的“山庄记实”，乃是自辽、金国覆灭后，率其残部占掳长白山山改头换面，开派立宗之大事。

所录者具是他一生大事，小事不书，精简有份量，也具有可信性。

其中记载：甲申年五月十八日，武当道友“昊玄子”造访，赠两百年老人参一株！丙戌年九月赴武当回礼获赠“红虎掌”数株！

甲午年，虎掌已延生百株，可用矣！

庚子年二月率部南下，不果而返！

沈瑶琴挑眉哼了声道：

“果然与武当有些牵连，而阴谋早定，计算岁月当在‘龙氏大变’之十年前！”

金叶啜嚅着不甚了解问道：

“红虎掌是什么玩艺，便是龙氏当年所中之毒么？”

“是的，乃一种麻药，若龙氏家人有点医药常识，很快便可化解掉。”

石青玉沉慎冷静地道：

“这理由不充足，‘血天星’咱们家中也有，并非剧毒之物，而且尚可他用，便是人参吃多了也会死人的。”

“问题是别人未曾接收‘龙氏疆界’，而武当却独吞了。若是当年各家瓜分了，咱们今日便无话可说。可见当年武当是深知内情的，才敢抢手接收疆界！‘长白剑宗’乐得送个人情，他们有心无力，不敢入关统治龙氏遗疆。”

石青玉默然不语，良久之后才回过神来问金叶道：

“萧白山可有笔录存卷么？”

“有是有一点，对武当未提一辞，只是继爷志江南行之后对关外之建树经营，财货、宝物之流水帐而已！”

事情便这么决定了，立即策划消灭武当，规复疆界的大计。

首要计划，便是先将“天后宫”中武当之敌，设下网罗，准备一网打尽！

沈瑶琴即刻另行草拟了个大方案，胸有成竹，条理分明，命小白鸽所统率的“石府阴兵”火速传赴各地，抽调人手，集结物资。

翟谦与李大壮当然不会有异议，大方案已连署定案。

同时对福、毕二老已有了明确的资料传来！

被称为福老的人，乃河北保定府大豪“福禄寿喜堂”的开山祖师爷，福禄寿是他的姓名，也是那组合的称号。

是河北南部统领两千里疆界的大门户，遥控北漕运中段，日进斗金，势力相当雄厚，在大都也有庞大的势力。江湖口碑不差。

那位毕老人是“大茂山”主五台山之王，统领边城一带山区。是紫荆关、龙泉关、铁岭关、倒马关四大边关的统治者。绰号“四关大王”也称“毕一刀”，真名叫“毕天啸”。

他所经营的是畜牧，在关城内外都有雄厚的势力与人手。当然有批铁骑精锐。

石青玉讶然地哼了声道：

“咱们与他们地不接边，人不碰头，他老来淌什么浑水呢？透着古怪！”

沈瑶琴沉思有顷道：

“这事咱们小心在意，别打草惊蛇，惊扰了他们。待回去叩询穆老爷子，便知行情。他们乃一个时期的江湖人物。可别是人家来清讨‘龙爪手’、‘雷霆刀’的旧债？”

在座众人异口同声地轻呼！金叶怀疑道：

“有这可能么？”

石青玉苦笑声伸个懒腰道：

“只要他们摆明了，不来阴的，与武当串通一气，联合起来搞鬼，扯后腿，咱们随时候教，按江湖规矩接待，凭技艺争锋，了结上一代的恩怨是非！

不然，他们便不必再回保定府了，这金陵便是他们埋骨之地！”

且说武当的人退入“天后宫”中。

道中门人尚沉得住气，重伤的道士们有些凄惨。

而俗家门人却惊惧特甚，事故乃他们惹出来的，身上半滴血未流，却人人心怀叵测，所谓：

大厦将倾，靠山要倒了，暗自想另谋打算，到时候别弄得家破人亡。

他们是批见利忘义，唯利是图之徒，一旦有些风吹草动，便打算远走高飞。

掌教一阳子，这才真正尝到石府的危害，两战皆北，弄得脸面无光，令武当派的声望一落千丈！

不过，他不认为石府能一口吃下武当，武当不比“长白剑宗”。

在现场能与他参商大计的只有四名师弟，五人坐在一间静室中，他阴阴地道：

“咱们东来之举，看来是一着败笔。太平岁月三十载，上下之间身骨都过软了，有这番刺激也好！师弟们有何高见，提出来商讨。”

掌门人当然不能首先下场，而此战又至关重要，三战三北，那以后的战局则不必打了！重阳子忖道：

“看来这出战之人选非要落到自己头上不可！而自己却是主张和平解决争端的人，一旦失手，一切罪名便落在他头上来了！”这与自己心意不合，遂道：

“重阳认为这次会谈到此为止最是上策，将第三场拼搏保留下来，续定一宗五年之约，就此西归整顿门户

才是。

石府新近收复了苏、杭两府，三年五载也消化不完，弄得不好，一群少年，最容易被红尘所染化，便消失了锐气。

拿我们俗家门人便是例子，腐化得骨头都软了！

不如我等在山上清修，这时何必与他硬碰呢？世上但有千年的教派，而无百年的世家，他们若三代不亡，也就教养有方了！一切以‘忍’为上！”

赤阳子对三师兄这番论调，不表赞同，睁目而视道：

“师兄高论深远。可是，现在箭已在弦，马已在途，如何能保身弃众？”

“若不知悟，必待尸横满地，血流漂杵之时，那又如何自处呢？”

“石府如何肯中途罢手？”

“当然得让出些好处给他们才是。以我门下而言，一世刚过，便已累及门户，此事不宜助长。为其流血残命，更属不值不智！

门户不净，我武不扬，如何能枉自与人争利？

重阳每餐清饭一盂足矣，争来与我何为？

在此时尚可将他们财物撤出地盘，一旦争搏终了，他们只有拍拍屁股西上了！

请掌门师兄三思！”

“他们如何敢如此狂妄！”

“原是认为咱们来此之人，势力雄厚。如今估评，实

乃单薄。若再输几场，武当已如卵破，天目山寨便是实例，到那时不可收拾矣！”

“我武当怎能与山贼相比？”

“我武当也未曾与其他武林世家结盟，令千门百派群起声讨，他们为人尚不足以构成对武林群雄唤起唇亡齿寒之虑，退回布置尚来得及，否则……”

青阳子见他们争执不休，始终未谈到要点上，便插言道：

“青阳也认为缓图为佳，唉！明日若出战，石府在场的便有四名高手，谁能出战包胜一场呢？若败亡之后又如何是好？

并非谁战死此地，便是尽到忠贞，实则后患更大！

这四名高手，我等已知：石青玉刀斩萧白山；沈瑶琴掌毙卓天雄；那个大个子二府主的名位石青玉不会白给他坐，腰下系着那柄‘雷霆神刀’有目共睹；大府主深藏不露。只这三人次第上阵，咱们来怎生安排呢？”

重阳子加重语气分析道：

“我武当在武林中排名第三，往日江湖门户若有争执，都请武当排解。如今我等被困在这‘天后宫’中，又向何处去求个有声望、有份量的人选，能压得住石青玉，令其不敢过分嚣张呢？

咱们打着割地赔款，归还他原有疆界的姿态，或许他会放咱一马。如是，挣脱枷索走蛟龙，解厄西归！

凭咱们武当山雄厚潜力，便是我同辈师兄也有四五

十人，道侣数万，俗家门人数十万，附属者不及其数！”

青阳子补充道：

“咱们在此地的人手只剩下一组剑侣及我等五人，那剑阵由今日看来，若要混战，也不堪石府一击。掌门人所安排的奇袭石府之策，已石沉大海，如今连点可靠消息也无！此事石府尚忍隐未发！”

此话已令一阳子愁眉重结，悔不当初了，叹口气道：

“建斌那孩子不知怎样了，应该回来一趟才是。若是失陷了，为门户尽忠那也罢了。否则便又增加了层难处，石府岂能善罢甘休！”

讲过这话他的面色更见深沉，武当有此燃眉之祸，是他一手促成的，这四名师弟并未参与夜袭石府之密谋。

只知武当有批俗家子弟，于数月前已东下安插，因之，他们才能大摇大摆地东下，向一个初兴起的小门户兴师问罪，迫他让一步，给武当门下能生存滋长。

哪知事实上并非想像中那般易兴，一错再错，现在已明显看出，再继续错下去得埋骨在此，永无西归之望了。

“纯阳有个见解，提出来供师兄弟们参考。今日场上有三档赌胜之局，统让石家的人包吃了去，那另外一家主持人乃河北保定府福祿寿老施主。毕天啸是他的老搭档，并肩坐在一起，他们插一脚进来意图不明！

这两位老施主当年声望虽不算高，却也过得去，三

十年的生息教养，而今重作冯妇，再入江湖，也许想借机会图些令名高誉。

咱们何妨拖他们下水，如是便是三家分管的局面。事成之后，不妨将金陵一带的权益，许他们分治合营，便可将此事缓和下来，另图他计。”

一阳子精目陡亮，点首道：

“此计甚佳，请他们来探探口气，托他们斡旋，他们的江湖声望也提高了。若石青玉不买帐，咱们煽把火，便有时间重新调整部署！师弟快去请来，咱们已四面楚歌，不能让石府捷足先登，若让他们联合起来，你我更插翅也难飞了！”

老道们一齐点首同意，有人从中出面调解，那便强似自己低头认输！

若斡旋不成，石府实必增加两倍压力，又与福、毕两家结怨！

纯阳子匆匆起身而去。

石府派出监视福、毕两老一批人马的“飞鹰”们，立有急报传入车垒之中：

“那两名老者已随武当老道纯阳子进入‘天后宫’，随行的计有十人！”

沈瑶琴垂目沉思，拍案娇呼道：

“妾身失策，让武当牛鼻子们早着一鞭，可惜！”

石青玉“嗯”了一声冷笑道：

“本府早就想到了，只是不愿意虚以委蛇，玩这些权

谋手段而已！他们若不出之公正之心，咱们岂不是引狼入室，与虎谋皮？

若他俩老不能独善其身，便是久有预谋，来窃视天下，意欲向各地攫取利益，便让他们狼狈为奸好了！”

沈瑶琴赧颜回眸，又粲然一笑道：

“妾身是打算以礼贤敬老的姿态，与他们委蛇一番，令他们知所警惕，试探一下他们的心意动向。”

“若为此事，那要付出代价的。再说与本府的处世原则不合，他们绝不是无所事事，穷极无聊，效那孔老夫子当年，率门人子弟，周游列国，卖艺与帝王家的人物，制造了个历史笑话。大丈夫有为则做，无为则不必做！”

“是的！保定那千里地面已养不住他们了，想在江湖上观风色、探气象，有机会伸手捡富贵、捞疆界的！”

这时福、毕二老，正带着孙儿女，向武当老道们作礼貌上寒暄。

两老算是同武当硕果仅存的三名师叔同辈的人物，年近九十多。

一阳子等以晚辈之礼在大殿廊下列班迎接，让于右偏殿中。

得世所公认，仰首阔步在万众之前，那才够分量。

一阳子躬身合什谦虚地道：

“本座早时不知两位江湖前辈莅临场中，多有慢待！”

福禄寿呵呵欢笑着道：

“掌门过谦，我等只是带孩子们到江湖上见见世面，九州大都之金陵，名胜多处，市廛之上比之三十年前繁华得多了！”

“两老莅至金陵，江湖后辈有幸得睹风采，可是近日方到么？”

“呵呵，南来已月余。闻之贵派与石府在此聚会，当得是武林盛会，不愿失之当面，让孩子们多长些见识！”

“本座师兄弟等难得有此机缘幸能拜识前辈尊驾，谨备素筵一席，客次简陋，深盼两老不弃下教！”

“好说，好说。多谢掌门盛情！”

毕天啸也连口地笑道：

“汗颜叨扰了！”

并将两个孙儿女福梦珂、毕小芸带上，命其以晚辈之礼，参见诸道长，另有八名随行人员，留在门外侍卫。

五个老道是马屁掀天的拍下，夸赞一番，不必赘述。

按序入席，酒过三巡菜上五道之后，一阳子眉头一结，叹口长气感慨地道：

“不瞒两位前辈，今日之战，我武当已连输两阵，本座东来准备未周，轻看了石家小儿。现在已呈现进退两难的尴尬场面，来日对门户甚难交待。

两位前辈明若观火，德高望重，武林同尊，晚辈礼当请教。乞能获得长者赐下善策，令我武当解此窘困之局。”

福老先举杯大口呷了口美酒，才抚须举首望着他笑

道：

“请教不敢，掌门人谦虚了。武当有数百年的基业，那一招万剑神艺，可说已震惊武林；便是那剑侣大阵，享誉江湖，媲美少林‘罗汉阵’。只是一时大意，为一群小儿所乘。俗言道：牙还有咬到舌头的时候。不足为意！”

但不知掌门人意欲怎生了此阵战，若老朽等力所能及，便卖卖老脸，为掌门人效劳。不过，当年只是对龙家五雄有过数面之缘。如今嘛，对石府主却一无所知！”

“不敢承誉，前辈以故旧先人旧识之尊，会见那小儿，谅他不敢拒人于千里！”

武当若蒙能借助前辈们的德光威仪，解此困厄之局，晚辈那是永世感戴，理当有所孝敬！……

石家占有地利，挟其凌人盛气，武当恐难以阻其锋锐，挫其气焰。

本座企盼前辈能代为说项，居中调解，缓和下来，双方能从长计议才是！”

毕天啸吟着连口地“这个，这个！……”地道：

“我等对石府一千小辈们素无交往，更无一面之识。不瞒掌门人，今日在场上曾倚老卖老，主持了一档‘赌胜’之局，出乎意外，已叫那小儿暗中截去了五百万两！想你武当赔累在千万两左右，实是汗颜，汗颜！”

一阳子讶然回顾赤阳子，悚然问道：

“师弟，可有此事么？这如何得了！”

“禀报掌门师兄，两场累积已赔了一千三百万两，师

兄心烦，未敢报备；赤阳子命各俗家弟子门户平均分摊了，无甚大碍，掌门就别理会这些小事了。”

“唉，唉，这还得了！”

千万两银子，是他武当山门的一年总开销呀！一天便泡汤了，怎不令他心痛呢？

纯阳子打圆场道：

“掉了也就掉了，两位前辈也遭到无妄之灾，理应由武当归还，才见道义。”

一阳子一愣之后，立即点首，连口道着：

“是，是，理当抵还，都是缘由我武当弟子们不争气，才令两位前辈有所损失，连累进去，被那小儿生吃了。这小子坐吃四面，行吃八方。”

“唉，唉，那便多谢了！”

毕天啸姜是老的辣，这一杠打在点上，将赔累的捞了回来，便连南下的开支花费，也通包了进去。

重阳子端杯敬酒，场面是越谈越融洽。各满一大杯，以示诚意，肝胆相照，有志一同，联盟之势，初步已协商一致了。

福老又连干两杯，表示快意，打了两个嗝道：

“我俩老朽，替武当跑跑腿，作这鲁中连，心中应先有个底盘，才能谈得摆。掌门人乃自家人不妨先提示一下，咱们斟酌个上下限盘口。”

一阳子故作姿态，叹口气道：

“最初议定，武当搏胜，龙氏原有疆界维持现状外，

石家淮河大泽得让还我武当；若战搏不利时，便得让给他们皖北千里之地，归还他龙氏原有的疆界！

唉，果真如此，这令本座难以释怀，上对门户，下对列属，都难以交待！”

毕天啸表示了他的豪气，“嘿嘿”地道：

“好大的赌注，但不知那龙氏原有的疆界又有多大呢？”

“只是沿长江两岸一线，上达汉口，约两三千里方圆，沿江府城多是生意船只货运往来颇盛之地，如芜湖、秋浦、池州、九江、黄冈、武昌等地。”

毕天啸骇然无语，心忖：

苍天，比他那不足千里地的山荒野地，只能牧牧马的不毛边域，可来得小巫大巫之别了！

若能乘此时机插进一脚来，便有得捞了，当要狠狠地勒他一勒，武当肥得很呢！

嘴里“啧啧”有声，一派赞叹之色道：

“这三十年来，武当刻意经营，地方上可繁荣着呢，丢下来当真可惜！他们自承龙氏一脉，可有凭证吗？”

“石青玉所提出来的副本非假，若非真有，怎能列出三十年前的疆界。”

福老挑动着残眉，慢不经意地道：

“石家小儿在金陵建府，崛起江湖，至今也只不过三年而已，如何能一口吃下这四五千里地的疆界，他有那多的人手吗？”

“今日下午他们增加了一批老人，那些人许是“龙氏旧部”。当年武当在行师职掌之时，鉴于江湖道义，并未曾加以捕杀他们，只是代龙氏接管了地面。”

“咱们是侠义，倒退一步走大家方便，如今石家也不应将武当门下赶尽杀绝。当年那桩‘龙氏灭门大血案’已大白于世，便与武当侠名无损了。只可惜，那批金、辽余孽，终非成就大事之人选，嘿嘿！嘿嘿！”

一阳子神色未变，故作不知这话中有刺，否则便越描越黑了。

但却心头骇然，鹿撞不已。师尊当年做得是天衣无缝，任谁也不会牵连到武当身上，故而对龙氏旧部，不敢捕杀他们！

此两个老鬼之言，怕是言中有诈罢！暂且不必理会，笑道：

“好教前辈们得知，武当本是因地缘关系，顺汉江而下，龙氏旧部已泄匿无踪，地面已无人管理。

地蛇狐鼠们每日都在搏杀流血拼命，争权夺利，多日不得开市，每处码头都是一窝乱。

武当迫不得已，便代为接管处理了，初时并无久据之意。

传说雷霆刀穆和老儿尚在人世，未曾遭劫，怎知这一管便代理了三十年呢！

现在门下已生根结蔓这怎能立刻结束呢？”

“是的，便是打算过让出去，也应宽以时日，这条件